

阿里·卡赞西吉尔 大卫·马金森 主编
黄长著 等译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1999)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1 章 绪论

第 1 章 绪论 1.1 绪论 1.2 绪论 1.3 绪论 1.4 绪论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1999)

阿里·卡赞西吉尔 主编
大卫·马金森
黄长著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阿里·卡赞西吉尔,大卫·马金森主编;黄长著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

ISBN 7-80149-597-7

I. 世… II. ①阿… ②大… ③黄… 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汇编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257 号

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1999)



主 编: 阿里·卡赞西吉尔 大卫·马金森

译 者: 黄长著 等

责任编辑: 汤 兮 陈 燕 杨 群

责任校对: 赵 冉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39

字 数: 64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597-7/B·105

定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
和文献信息中心共同策划、组织翻译。

参与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按汉语拼音排列）：

陈 源	董晓阳	冯世则	高 铭
官娅丽	黄长著	黄育馥	姜一平
李晓岗	刘 霓	沈家煊	王 伟
王文娥	萧俊明	张 浚	张丽华
周 弘	周云帆	朱世达	

参与校订工作的有（按汉语拼音排列）：

黄长著 黄育馥 刘 霓 萧俊明

参与资料及编务工作的有（按汉语拼音排列）：

陈 源	高 媛	官娅丽	贺慧玲
刘艳红	时 英	王文娥	

总审校：

黄长著

卷 头 语

在一个迅速变化和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上，社会科学在帮助我们了解和诠释我们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环境时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从一般人到专业人员，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无一不受到国家、地区和全球等各个层面人类活动日趋频繁的互动作用的影响。我们不论是积极参与到这些相互关联的活动中去，还是被动地接受它们的影响，毫无疑问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了，并对其产生着影响。

社会科学被用来探索国家系统和全球系统之间的多重联系，这个定位是恰当的。在变化的速度加快的情况下，社会科学能够为决策者制定前瞻性政策提供所需要的可靠知识，这些前瞻性政策当然应该具有“未雨绸缪”的特点，“事后诸葛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目光短浅的认识。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建立以来，社会科学已经在世界所有地区扎下根来，并获得了极大发展，积累下大批研究成果。确实，我们教科文组织的所有活动都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交织在一起。它有义务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以使社会科学的决策者和整个社会服务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为了确保社会科学的应用能够达到最佳程度，我们需要有共同价值观的引导。这些在《人权宣言》中记录在案的共同原则的框架，为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出发点。教科文组织的章程也具有指导性作用，特别是它的如下表述可说明这一点：

“一种仅仅着眼于政府的政治及经济安排的和平，不会是那种能够确保世界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永久地和诚心诚意支持的和平……因此和平必须建立在知识和道德的一致上，假如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话。”

和平、发展与民主构成了一种互动的三角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民主对于更好地分享社会的资源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正在进入新世纪和新的千年纪，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开端，而社会科学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的。

我相信，对于教科文组织来说，出版其第一部《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的最佳时机莫过于现在。它把教科文组织的一整套定期出版的世界报告集于一身，其中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在把这些系列出版物辑合在一起的时候，《世界社会科学报告》为调查研究和评价一系列学科提供了另一种实用的——我希望也是有价值的——工具，而这些学科则是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社会诸多方面的关键所在。

费德里科·马约尔 (Federico Mayo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

(黄长著 译)

前 言

差不多 30 年前的 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系列著作，其中第一卷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该著作是其出版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了解今天的一个参考来源。但是自那时以来，世界上的许多情况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在社会科学领域亦不例外。

今天，让我们通过教科文组织编写的第一部《世界社会科学报告》（*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来重新审视传统。它出版的时间，看来与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 1999 年 6 月在布达佩斯组织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Science）大体相同。这份报告描述了今天社会科学所展示的情况，同时也揭示了社会科学 with 相邻学科领域的联系情况。社会科学一方面得忍受某些人对其过高的期望值，另一方面又得忍受另一些人对其不应有的冷漠态度。通过本书，我希望读者将会对以下问题持比较公正的看法：社会科学的地位如何？这种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人们是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的？对它抱什么样的期望才合情合理？

我愿借此机会对为合作编辑此书的阿里·卡赞西吉尔（Ali Kazancigil）和大卫·马金森（David Makinson）先生以及提供过帮助的许多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提供的有价值的意见。他们是：拉克塔马尔·巴尔曼·钱德拉（Raktamal Barman Chandra，印度）、约翰·C. 卡尔德威尔（John C. Caldwell，澳大利亚）、纳兹利·乔克里（Nazli Choucri，美国）、阿金·L. 马博古恩杰（Akin L. Mabogunje，尼日利亚）、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美国）、科尔特·帕乌利克（Kurt Pawlik，德国）、耐尔·斯默尔塞尔（Neil Smelser，

美国)、罗道弗·斯塔文海根 (Rodolfo Stavenhagen, 墨西哥)、奥斯瓦尔多·桑凯尔 (Oswaldo Sunkel, 智利), 安娜·K. 蒂拜朱卡 (Anna K. Tibajuka,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和越曼·杨 (Yue-man Yeung, 译音, 中国)。

加拿大和法国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均为专家的确认工作提供了帮助。此外, 法国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还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一起, 联合组织了一次有广泛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参加的咨询会议, 讨论《报告》结构安排的多种选择方案。在此, 应该感谢法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社会科学分委员会主席安妮·玛丽·罗兰 (Anne Marie Lauian) 教授, 以及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总干事莫里斯·艾马尔 (Maurice Aymard)。艾马尔教授在追寻那些难找的、行踪不定的社会科学家方面为编辑们提供了帮助。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ISSC) 按照与教科文组织签署的有关合作的框架协议, 委托有关人员完成了《报告》某些章节和许多加框内容的写作, 因此特别要感谢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秘书长莱斯泽克·科辛斯基 (Leszek Kosinski)。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SSRC) 搜集了许多材料, 而不少地区概述就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的, 为此非常感谢埃里克·赫尔什伯格 (Eric Hersherberg) 博士。

最后, 还应对教科文组织设在曼谷、加拉加斯、达喀尔和温得和克的各个地区办事处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谢忱。假如不这样做, 那将是不公平的。这些办事处为本报告的撰写提供了资料, 而且这些资料也被用来撰写有关的地区概述。此外, 还应对编辑助理格林尼斯·托马斯 (Glynis Thomas) 不倦的工作和吉利安·惠特科姆 (Gillian Whitcomb) 所特有的敏锐眼光表示谢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助理总干事
弗朗西纳·福尼埃 (Francine Fournier)

(黄长著 译)

序 言

社会科学的产生与近代世界息息相关，也与近代世界需要关于社会的经验性知识息息相关。在西方，这一过程是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随着工业化和 19 世纪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兴起而得以继续。在 20 世纪，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社会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建设、制度化及资料形成方面所获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展；但是社会科学在作为知识基础和统计数据的提供者方面，在作为管理方法和评价方法的提供者，以及政策工具的提供者方面，也同样取得了重大发展。因此，在决策、媒体事业、社会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等许多方面、以及通常在文化领域中，社会科学均能发挥重要的社会性作用。

此外，从地域的角度说，社会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全球性的广泛传播：社会科学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生根发芽，其中包括那些较早时候在殖民地帝国的背景下和为了殖民地帝国的利益已经引进了社会科学的国家。今天，在大学和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随处可见，研究它的学者几乎遍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尽管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制度化程度也很高，而且不乏成功的事例（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某些国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研究经费却仍然很缺乏。因此，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绝大部分成果依然是产生自北美和欧洲。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便是克服这样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以及消除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残余。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发展的，其研究的重点也是集中在本国问题上。然而，20 世纪下半叶，在国际和地区层面上的机构化及合作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有些学科早些时候已经建立了

国际性的专业学(协)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迟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才建立起来的。1952年,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建立了,现在它把除历史学科之外的所有重要的国际专业社会科学学(协)会都重新组合起来了。在地区层面上,许多学术团体在促进各自地区的教学、培训及研究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团体包括: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会(FLACSO)、非洲社会发展理事会(CODESRIA)、亚洲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联合会(AASSREC,简称“亚洲社科联”)等。这些国际性和地区性团体的活动,以及联合国系统的许多组织的活动,均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们培育了国际性的和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确,由于众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无论就其起因还是就其结果而言正日益成为跨国的和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对它们的研究通常都是通过国际间所确定的,并通过多边合作所开展的学术活动来进行的,在不同国家间建立起来的网络也促进了这一研究。^①

在公众的理解中,“科学”(science)这个词一直被当做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的同义语。因此人们对何谓社会科学的问题一再产生疑问,对社会科学这一提法是否真正科学也表示怀疑。这些问题由于术语上的混乱而更让人无所适从。

在大多数国家,这个领域都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然而,也存在若干不同的提法。在美国,“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的表述经常使用,比如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里一个负责这一领域事务的部门,就是使用这一表述来作为自己的名称的。在德国,社会科学(Sozialwissenschaften)指以经验或观察为依据的学科,而人文科学尽管是非经验性的,却被称为“研究精神和心理问题的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在法国,人们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① 已有一些按这一方针所确定的大型国际研究项目在进行中,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转型管理”(MOST)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及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ICSU)共同赞助的“全球环境变化的世界性人类因素”(IHDIP),以及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贫穷问题比较研究”(CROP)等。

(human sciences)* 之间的学科分类及术语使用始终显得犹豫不决。法国与这个领域有关的两个主要的国家机构“人文科学之家”(MSH)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涉及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的所有学科。另一方面,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涉及这一领域的部门被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部”(Sciences de l'homme et de la société)。因此,这两个术语其实是并存的,学科分类是在这两类学科中的这一类(如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划归社会科学)或那一类(如把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划归人文科学)^①名下进行的。而且, human sciences (人文科学)这个术语也用来指 the humanities (人文类学科或人文科学),如哲学和语文学。在国际层面上,代表人文

* (Human sciences) 通常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某些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严格说译作“人类科学”较好。但实际上,不少西方学者在使用它时,所指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更有人把它用作 the humanities, humane studies 或 humanistic studies 的同义语,即“人文科学”或“人文类学科”,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细微差别。这种现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在使用这几个术语时的举棋不定(包括词典上的解释),也反映出学科划分上的客观困难(这种情况在中国学术界同样存在)。根据此处的上下文,我们暂且把 human sciences 译作“人文科学”,以对应于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特此说明。——译者

① 关于反对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开的论点,请参见皮亚杰(Jean Piaget)的“人文科学在科学系统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the sciences of man in the system of sciences),载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第1页,巴黎/海牙,穆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大学里系与系之间学科的分布依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不能用作学科划分的基础……在经常用来指称所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之间,往往很难划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因为各种社会现象显然不可能脱离所有人类特点而单独存在,这些特点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同理,如果换个角度看,所有人文科学也一定带有社会的特点。

学科 (和历史)^① 的各专业学 (协) 会组成了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但是这个学术团体的法文名称的最后两个词用的是 sciences humaines。最后,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有关这一计划的组织叫做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部”。

这个知识领域是对社会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进行科学研究的。在为这个学科分支命名时所发生的上述困难,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可是这些困难还是反映出概念上的模糊不清。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历史环境, 归因于大学和学术团体之间在认识论上的争论和竞争, 而通过这些争论和竞争, 社会科学各学科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实现了制度化, 而且在最近 50 年取得了迅速发展。其他各种研究兴趣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比如, 为了回应殖民主义者对知识的需求, 文化人类学应运而生。

更重要的是, 对术语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把对社会科学的界定归结为一系列基础学科的看法, 如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法学。毫无疑问, 学科的划分是科学活动的组成部分, 它具有明显的启发和教育意义。同样明显的是, 一个称职的社会科学家, 应是一个在某个核心学科中受过高水平教育, 并具有精深的专门知识的人, 没有这些, 他/她便不可能有效地跨越学科领域, 与其他专家合作。然而在高水平研究中, 在科学的切分点上, 重视跨学科性 (interdisciplinarity 或 transdisciplinarity) 是十分必要的, 它根据研究的性质把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在一

① 1949 年, 当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 建立时, 历史学曾普遍被看作是一门人文学科, 但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比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变化便是一例。至少就历史学的现代研究和方法论而言, 它现在被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今天, 考古学 (从史前考古学到工业考古学) 也属于这种情况, 当然传统的遗迹考古学 (monumental archaeology) 仍然是一门人文学科。这是一种迹象 (在不同学科中均有类似情况), 即在经验性方法和非经验性方法之间, 以及在科学的学科 (scientific disciplines) 和知识的学科 (disciplines of erudition) 之间, 界线的划分往往是不管学科的。从认识论角度所作出的区分, 更多地应是在学科内部, 而不必着重于学科之间。

* 此处的英文名称与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 的正式英文名称稍有出入, 正式名称应为: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译者

起。在博士生的学习研究层面上，这种需要也同样存在。然而，在机构模式和学术经历按学科界限形成的情况下，单一学科性（monodisciplinary）往往会作为主要的职业模式长期存在下去。显然，在大学的跨学科培训方面，社会科学迄今为止仍然未能获得足够的成果。

社会科学的一个矛盾的现实是，它一直未能在中小学系统（旨在教育年幼的一代代人成为公民）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而人文科学则正好相反，它在这个方面一直是成功的。只有历史、地理和经济学方面的某些知识才在中小学里讲授。社会科学虽然是知识的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也是每个公民都必须获得的整个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却并非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大学这个层面上，社会科学才能得到系统讲授，也基本上只是作为旨在适应未来教师、研究人员和某方面专业人员需要而开展的专业培训的一部分来讲授的。

这些重要学科中的每一种都包含了广泛领域的各种认识论、范式、理论与方法，其范围之广，使得这样的区分往往会变得比已建立的学科之间的差别更有意义、更重要。而且，还有许多制度化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比如行为科学、人口研究、环境研究、教育科学、管理科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传播研究。许许多多的混合型研究领域和专业已经出现在一些学科的新领域中，并且在教学（但主要是在哲学博士的培养工作中）、研究与出版等方面已经制度化。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政策科学或认知科学（认知科学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均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某些方法（例如系统论、合理选择论、方法论个人特征，或结构—代理理论）的影响波及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研究某些特定的社会，它的方法已被应用来研究所有类型的社会。因此在有些领域中，人类学正接近于社会学。在许多方面，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也处于相似的情况。变异的产生，较少是通过传统的、刻板的知识领域来界定的，更多地是根据认识论上的差别来认定的。在每一个学科内部，经验性的计量社会学（quantitative sociology）更接近于相同类型的政治学——也更接近于经济学、人口学和实验心理学——反而不那么接近于解释性的构成主义社会学（constructivist sociology），解释性的构成主义社会学与哲学、其他人文类学科和文化研究关系更密切。通过对历史学科情况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参见第4页注①）。历史学处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的中心位置，它的实用性，在许多学科中都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

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确定一份核心学科的名单是有好处的，

但这样一份名单本身并不能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作出恰当的界定。其次,社会科学是处于一个知识统一体(knowledge continuum)中,在某些方面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而在其他方面则与哲学和其他一些在“人文科学”名下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学科更接近。但是根据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技术,它们既有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人文科学;它们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处于变动中的关系。最后,如果像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实证主义者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试图在知识创造的不同方式间建立一种等级体系(hierarchy),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是这些方式在教育系统中 and 公众对知识的表述中并不处于同样的地位。它们中的每一种在各自的行事态度和学科领域中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同理,在社会科学内部,在经验性范式和解释性范式间也可以没有等级体系。这些范式是人们做出的一些互补性的尝试。它们共同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做出贡献,尽管贡献的方式各有不同。

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特有的认识论倾向、范式倾向和方法论倾向,毫无疑问,它是科学的组成部分。社会科学拥有自己的科学方法论,既有定量的,也有定性的,其中包括比较方法和统计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还采用实验方法、可检验理论、正确性检测和证伪程序、以及进展和成就记录。^①

诚然,解释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构成主义和文化主义学派未必会同意这样一些主张。他们会把这些主张称为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并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科学的。他们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社会和历史现象是非常独特的;社会是整体性的,因此研究各个孤立事实的经验性探索歪曲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社会现象是由它们所意指的事物来识别的,而现实则是我们创造的,因此它不可能需要意识之外的调研;发生在某种特定文化中的事件,是根据该文化所特有的意义来解释的,因此不可能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概括;最后,社会和人文现象的研究者是如此之深地卷入正在研究的这个题目中去,以至于进行科学的(即客观的)社会研究是不可能的。这些看法已成了社会科学中认识论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这些异议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些难以满足的要求,

① Karl Deutch, Andrei Markovits and Platt 编, *Advanc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900 ~ 1980: What, Who, Where, How?* (《1900~1980年社会科学的进展:什么进展、何人、何地、如何取得?》) Cambridge, Mass/Lanham, Md, Abt Books/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在社会科学中争论已久。另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看法是，对社会现实的经验性研究未必适用于某些问题，而在这些领域里，从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中借用的研究方法可能更合适一些。不过，这并未使社会科学的经验部分失去价值，社会科学中的这个部分与自然科学更相近^①，它的基础是一种认识论，该认识论承认某种独立于我们意识的现实是存在的，并断言科学的真理产生自外部世界和我们的表述之间的一致性。

如前所述，这些通常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特征，在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和学科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各种表述清晰的假说及其系统检验；测量技术和观念的实施；可证实的观察方法及大型学者群体共用的范式。^② 必须承认，描写方法和分析方法并不是和可信的预言能力同时存在的。确实，社会科学主要是盖然性的，而并不是决定论的，而且，包含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里的可变因素的数量，比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中的可变因素要多得多，其结合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应该记住，一个学科的科学性质，是由该学科所采用方法的特点决定的，而不是由该学科所研究题目的稳定性的程度来决定的。自然科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学科领域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过高的情况下，预言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气象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天气预报中，虽然进行预报的能力已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即便现在有卫星数据和超大功率的计算机可资利用，仍不能说预报能力已获得了根本性的提高。然而也不能就此对气候研究的科学性质表示怀疑。此外，最近自然科学中认识论上的一些改变（比如在某些物理现象中可观察到的时间因素和不可逆性因素），对当前关于（科学）性质的概念的理解问题提出了质问，并指出了与社会科学认识论基础的某些趋同现象。

社会科学还显示了科学的另一个特征：关注能否被应用来或适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公众对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包含在内）的认可，不仅仅是根据它们宣称要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世界，还要根据它们的社会实用性，这种实用性即它们对决策和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的贡献，以及对更好地造福于民众的贡献。自然科学和技术对世界的革命性

① 请见 D.C. Phillips 的讨人喜爱的寓言书： *The Social Scientist's Bestiary: Guide to Fabled Threats to and Defences of, Naturalistic 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家的动物寓言集：如何认识对自然主义社会科学的虚构威胁及其捍卫》），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② Ernest Gellner,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载于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国际社会科学杂志》），No.102, 1984, pp.567~586。